

澳門的奧斯定會遺跡 ——從聖母雪地殿聖堂的皇冠雙頭鷹談起

顧楊*

摘要 聖母雪地殿聖堂座落在東望洋山上，是澳門標誌性建築物之一。在聖母雪地殿聖堂的東北角有一附屬祭衣間，在祭衣間西南牆上有一壁龕，壁龕的壁畫中有一個殘缺的、戴有皇冠的雙頭鷹圖像。在現有的研究中，這一圖像並沒有得到合理或完整的解讀。本文將通過雙頭鷹圖像的流變研究、相關圖像的紋章學分析和對壁畫等圖像載體的探討，說明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與西班牙奧斯定會的關係。

關鍵詞 聖母雪地殿聖堂；雙頭鷹；奧斯定會；紋章學；海上絲綢之路

引言

聖母雪地殿聖堂作為澳門標誌性建築之一，與之相關的文字或影像記載少之又少，以致於有很多元素至今仍值得討論。例如，其外文名稱為“Capela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澳門世界遺產網站將當中的“Nossa Senhora da Guia”（指引聖母）括註為聖堂祀奉的雪地聖母，¹實際上“Nossa Senhora da Guia”是來自於葡語的命名，金國平和吳志良此前已在〈澳山、東西望洋考〉一文中，對這兩個名稱作出了相關闡釋。²除了名稱之外，聖母雪地殿聖堂還有不少謎團，如聖堂的建造年份等，其中之一就與教堂內的雙頭鷹圖像有關。

聖母雪地殿聖堂的東北角有一間附屬祭衣間，在祭衣間牆上的壁畫中保存着一個雙頭鷹圖像（圖1）。在當今的文化中，雙頭鷹常常被用作東正教或斯拉夫民族國家的象徵，為何它會出現在澳門的一座天主教小教堂裡？學界至今還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有學者認為這個雙頭鷹圖像應是某個國家的象徵，³但又缺

乏證據，而聖母雪地殿聖堂的壁畫也不是澳門唯一帶有此類圖像的物件。

一、澳門的雙頭鷹圖像

（一）澳門現存的雙頭鷹圖像器物

在澳門，最為人熟知的雙頭鷹圖像器物是兩個石質浮雕（圖2），它們被鑲嵌在市政署大樓的門廳牆面上。這兩個浮雕除了尺寸大小和少量細節元素有差異之外，基本形式都是相同的，應該是同出一系，或是在同一個場所使用過。這兩個浮雕圖像屬於西方紋章形制，代表了某個組織。從雙頭鷹頭部上方的教皇三重冕以及鷹嘴銜的牧杖來看，這個組織應與宗教有關；紋章盾內的圖像最上方描繪的是一個被兩枝羽箭交叉穿過的心臟，最下方是一本書，中間的是聖杯或燭台之類的形象，這樣的圖像內容被普遍認為是奧斯定會的標誌。雖然石雕的圖像與現在奧斯定會的牧徽不同，但仍能找出一些相似的元素：書本、被穿刺的聖心。這兩個浮雕的圖像並不符合宗教牧徽的規範，⁴相較而言，它們更接近傳統的西方世俗紋章。它們現時保存相對完好，能作為聖母雪地殿聖堂的殘存雙頭鷹圖像的重要參考。可惜現在幾乎沒有關於這兩個石質浮雕的文獻記錄。

* 顧楊，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諾丁頓大學建築學碩士學位；現為諾丁頓大學建築學博士候選人。



圖 1. 聖母雪地殿聖堂祭衣間壁畫中的雙頭鷹圖像（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圖 2. 澳門市政署大樓門廳牆上的兩個石質浮雕（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澳門研究



圖3. 澳門聖奧斯定教堂內的雙頭鷹裝飾品（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另一個具有參考價值的器物來自澳門聖奧斯定教堂（圖3）。該物件懸掛於教堂前殿頂部，面向正門。它與澳門市政署大樓的石雕有不少相似之處，包括同樣的牧杖元素，且在正中有羽箭穿入聖心的圖像。有所不同的是：

1. 這並非一個西方傳統紋章，沒有盾面內容；
2. 雙頭鷹上方不是教皇的三重冕，而是一個主教冠；
3. 雙頭鷹的雙爪中沒有任何元素。此雙頭鷹裝飾物所在的聖奧斯定教堂由奧斯定會建立，結合相似的圖案元素和形制，不難看出它與奧斯定會有直接聯繫。這一裝飾品在文書方面亦無準確的出處和斷代的信息。

此外，筆者留意到還有兩件與雙頭鷹圖像相關的器物被保存在澳門博物館中：一件是“中國描金漆屏風”（複製品，圖4），一件是教會的燭台（無名，沒有任何解說或標識，圖5）。在“中國描金漆屏風”上部的描金木雕花紋中有雙頭鷹的形象，但並無相關的器物或圖像信息。另一燭台藏品能提供的信息亦不多，該雙頭鷹口銜葡萄，圖像中心有教會標誌，值得注意的是，其三重冕和兩鑰匙的符號組合是教宗

本篤十六世之前的教宗專屬標誌圖案。館方對屏風的斷代範圍是十七至十八世紀，原件現藏於葡萄牙；而教會燭台則無明確斷代和相關使用信息。

以上是筆者暫時能找到的所有現存於澳門的雙頭鷹圖像器物。通過這些物件，可以總結出一點：在澳門的雙頭鷹圖像器物大部分和教會有關，尤其是奧斯定會。然而，現時有關這些物件的信息不多，需要與其他資料結合，才能和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對應。

（二）與澳門相關的雙頭鷹圖像器物

除了前述這些現存於澳門的雙頭鷹圖像器物，現時在世界各地，還有不少與澳門相關的包含雙頭鷹圖像的物件。筆者搜集了相關信息並製作為文後的附錄，試比較並討論這些雙頭鷹圖像和澳門的關係。

這些相關的雙頭鷹藏品以絲綢殘片及瓷器為主。雖然材質和生產時間不同，但它們都擁有一個相同的歷史背景，即澳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的時期。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中國商品通過葡萄牙和西班牙操控的兩條重要航海線路傳遞到世界各處，這是歐洲航海殖民歷史的一部分。根據這些藏品的圖像、時間和物件屬性，可以大致分成三類：約十六世紀的絲綢殘片、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的瓷器，以及十七至十九世紀的絲綢製品。

其中，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十字襪（神父和牧師在慶祝祭祀時所穿的禮服，附錄編號7）。這件十字襪是十八世紀中葉銷往西班牙市場的物品，它的正反面中心都有一隻王冠雙頭鷹，雙爪中空無一物。這件十字襪藏品說明了雙頭鷹圖像的貿易貨物存在宗教用途，海上絲綢之路的部分客戶是宗教人士。

此外，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另一件十六世紀絲綢殘片藏品（附錄編號2）同樣很有代表



圖4. 澳門博物館藏中國描金漆屏風（複製品）（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性，館方認為其中的雙頭鷹圖像是奧斯定會的標誌。⁵該殘片上的雙頭鷹圖像戴有王冠（雖是異形的王冠，但能通過位置和形狀辨別出來），雙爪各持有一枝插入下方心形圖像的羽箭。對比上文所述的澳門現存的雙頭鷹圖像物件（特別是石質浮雕的盾面圖案），它們雖然有所不同，但基本元素和組合形制一致。類似的紋樣也出現在其他藏品中，雖然圖像元素、形狀各有變化，但並不脫離相似的組合公式。⁶彼時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教會為了自身的經濟收入而參與海上貿易，這些絲綢殘片的原物可能就是由奧斯定會訂製，或向奧斯定會銷售的。

外銷瓷器中也有類似的訂製品，有着相似的紋樣和構圖。如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所藏的一件瓷盤（附錄編號13），其中央的雙頭鷹紋樣也是頭戴王冠且雙爪持箭穿心（聖心被畫錯了），形式和元素與絲綢殘片一致。這些瓷器藏品的雙頭鷹圖像也都被館方斷定是奧斯定會的標誌。類似的外銷瓷也存在於英國皇家收藏信託和葡萄牙國立古代藝術博物館的藏品中（附錄編號14、16），從紋樣和構圖來看，這些瓷器似乎是同一訂製系列。值得注意的是，館方對藏品的研究透露了一些線索：葡萄牙國立古代藝術博物館認為藏品屬於“Convento de Nossa Senhora da Graça”（恩寵聖母修道院），英國皇家收藏



圖5. 澳門博物館藏教會燭台（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信託認為其藏品是奧斯定會修士為1589年澳門新建的修道院所訂製的物品。結合相關歷史背景，澳門聖奧斯定教堂的前身，是由西班牙奧斯定會傳教士於1587年建立的“恩寵聖母修道院”。恩寵聖母修道院於1589年被轉交給葡萄牙奧斯定會修士接管，並於1591年搬遷至崗頂現在的位置，也就是“龍鬚廟”。⁷雖然“恩寵聖母修道院”只存在於文獻記載中，而“1589年新建修道院”也沒有能對應的歷史文獻記載，但這些信息都有助於藏品的斷代研究。這些瓷器藏品的斷代都可以被合理地限定在明萬曆時期（1573至1620年間），結合上述信息和館方的斷代結果，這一批類似的訂製瓷器的製作年代區間能縮小至1575至1600年。這說明雙頭鷹圖像隨着西班

澳門研究

牙奧斯定會修士的傳教活動，在1600年前就已傳入澳門。

縱觀與澳門相關的雙頭鷹圖像藏品，這些圖像都處於一個相似的階段，表現為：稚嫩的雙頭鷹圖像、異形的王冠，還有雙爪握兩箭穿插聖心的圖案，它們大多被認為與奧斯定會有關。這個階段的圖像造型可能因為工匠並不懂這些外來圖像的含義和正確的畫法，所以都呈現出一種似是而非的狀態；而王冠元素的存在說明這些雙頭鷹圖像具有皇權的象徵，與市政署大樓的石雕存在差異，卻和聖母雪地殿聖堂的圖像相近。

自十六世紀中葉始，澳門成為了伊比利亞半島貿易線路的重要據點，這些博物館的藏品皆是澳門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雙頭鷹圖像跟隨宗教活動通過海上貿易傳遞到世界各地，它出現在澳門的聖母雪地殿聖堂並不是一個偶然。

二、澳門市政署大樓的雙頭鷹石質浮雕探析

（一）紋章學分析

由於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並不完整，難以進行紋章學分析，所以在這節暫不討論。此節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市政署大樓前廳的兩個圖像相對完整的石質浮雕，這兩個雙頭鷹圖像更接近西方傳統紋章。在歐洲，紋章是具有嚴格體系的歷史記錄方式之一，不同的紋章之間有嚴格的等級劃分制度。在這一節中，筆者將通過紋章學來分析市政署的兩個浮雕圖像，從而說明澳門雙頭鷹圖像源流的可能性，及其演變的時間脈絡。

在歐洲的紋章學中，符合規則的紋章以盾面為中心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盾的上方、盾面及周邊（包括盾的下方）。若再細分，一個完整的紋章會包含更多的元素，每個元素都有自己的名稱，這些元素的組合造就了紋章的多樣性。在不同的文化體系裡，紋章元素和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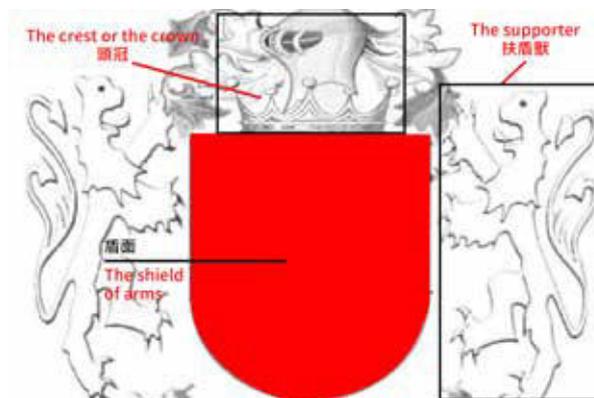


圖6. 紋章的王冠、扶盾獸和盾面元素（圖片來源：筆者繪製提供）

徵也各有不同，比如英國紋章學中，會把繼承順位元標記於盾面圖案。⁸為了簡化討論，本文的研究只會涉及以下紋章元素：盾面上方的頭冠（the crest or the crown）、盾面圖案（即紋章，the coat of arm or the shield of arms），以及盾面周邊的扶盾獸（the supporter）。它們一般的位置與對應關係可參見圖6。

在澳門市政署大樓的其中一塊石質浮雕中（圖7），雙頭鷹的鷹嘴銜着宗教牧杖，鷹爪分別握着太陽和月亮。紋章上部的頭冠代表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級及其所屬的國家（區域）。雖然不同的國家會有自己的圖案和等級劃分規則，但基本會按照君主⁹、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及騎士這樣的等級階梯進行區分。由於嚴格的等級劃分，除君主或經其授權，個人或家族是不可能在此紋章上使用皇冠，其他頭冠同理。在市政總署大樓的兩塊浮雕中，紋章的頭冠位置使用了教皇的三重冕圖像，代表羅馬教皇的無上權威；而聖母雪地殿聖堂壁畫的雙頭鷹圖像上方則是皇冠。

紋章包含信息最多的地方是盾面圖案，是整個紋章的主要信息所在，表明紋章使用者的統治區域以及譜系關係。市政署大樓的石質浮雕雙頭鷹圖像紋章並沒有符合前述規範的盾面圖案，它是一個包括書本、聖杯和雙箭穿插聖

心元素的組合圖像，也就是奧斯定會曾經使用的標誌。因此，其盾面圖案也不能循一般紋章學進行分析，但其中的元素仍可作為後續分析的參考對象。

石質浮雕中的雙頭鷹是紋章的扶盾獸。扶盾獸這個紋章元素沒有絕對的規定，它一般具有象徵含義，表達紋章使用者的意願或願望。市政署大樓石質浮雕上的扶盾獸雙頭鷹源自葡萄牙或西班牙奧斯定會，而在西葡兩國及相關文化中影響最大的雙頭鷹扶盾獸圖案來自查理五世（Charles V）的紋章，¹⁰ 它既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象徵，又包含天主教的宗教象徵。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中葉，當時的澳門作為葡萄牙的海外據點，在政治上從未附庸過西班牙帝國，但葡萄牙被西班牙吞併，被迫形成伊比利亞聯盟時，和澳門有交流的海外地區大多屬於西班牙帝國領地，如菲律賓和果阿。西班牙帝國也就順利成章地通過貿易和傳教活動影響澳門文化，雙頭鷹圖像也可能是在此階段進入澳門。這一歷史背景也和上文討論的雙頭鷹圖像藏品的製作年代，在時間區間上相吻合。

（二）十六至十八世紀西葡的雙頭鷹圖像

1. 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

查理五世在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之時（1519至1556年），曾把他的紋章授權給一些城市使用，包括托萊多（Toledo）及通哈（Tunja，現哥倫比亞博亞卡省首府）等。在菲利普二世（Philip II）遷都馬德里之前，托萊多一直是西班牙的首都以及宗教中心，即使在遷都之後，托萊多依舊是重要的宗教中心。自查理五世授予紋章之後，托萊多一直與雙頭鷹相伴，現在的托萊多古城門上還有以雙頭鷹作為扶盾獸的紋章。神聖羅馬帝國是延續羅馬帝國的象徵，更是與羅馬教廷統治下的天主教密不可分，在此影響下，紋章的扶盾獸雙頭鷹就成了君權與宗教象徵的結合體。雙頭鷹圖像及其象徵含義也從西班牙本土，通過航海大發現和殖民活動來到了南美洲、東亞和東南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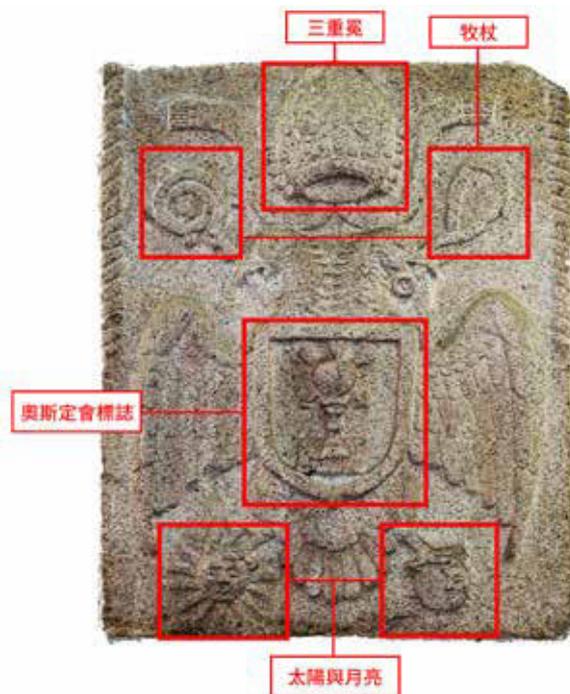


圖7. 澳門市政署大樓的其中一幅石質雙頭鷹圖像浮雕的紋章學分析（圖片來源：筆者繪製提供）

在菲律賓這個以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命名的國家裡，首都馬尼拉現存一座古老的聖奧斯定堂（San Agustin Church）。¹¹ 這座巴羅克風格的教堂有一所聖奧斯定博物館（San Agustin Museum），它原為教堂所屬的修道院設施，現在則向公眾展示菲律賓的天主教文化（主要是奧斯定會）。比較聖奧斯定博物館的標誌與澳門聖奧斯定教堂的裝飾物，不難發現兩者似乎是同系列的產物，應為奧斯定會的標誌之一。¹² 此外，該博物館的一些展品也能說明澳門的雙頭鷹圖像與菲律賓奧斯定會（也就是西班牙奧斯定會）可能存在聯繫（圖8）。西班牙殖民時期的菲律賓，是西班牙奧斯定會在亞洲早期活動的大本營，之後更逐漸成為西班牙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核心區之一，其時前往澳門以及中國內地的奧斯定會會士也會以菲律賓為跳板。時至今日，菲律賓還有一些地方仍保留着雙頭鷹圖像遺存，比如宿務（Cebu）。菲律賓與澳門距離近，且文化和經濟交流密切，是澳門的外來文化影響源之一，

澳門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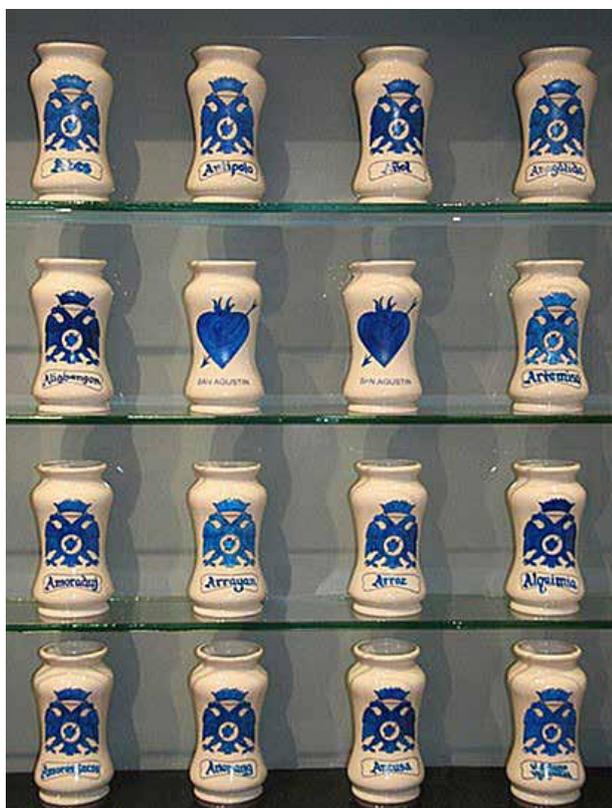


圖 8. 菲律賓馬尼拉的聖奧斯定博物館所藏藥罐（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圖 9. 科英布拉市恩寵聖母修道院門洞上的雙頭鷹圖像浮雕（圖片來源：Vitor Oliveira. *Convento de Nossa Senhora da Graça*, CC BY-SA 2.0/Cropped from original, via Wikimedia Common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nvento_de_Nossa_Senhora_da_Gra%C3%A7a_-_Coimbra_-_Portugal_(27449563062).jpg>.)

結合歷史上西班牙傳教活動的時間線和貿易活動軌跡，以及相關的圖案形制，澳門雙頭鷹圖像源流鏈的上一環應是菲律賓的奧斯定會。

神聖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的西班牙擁有名為“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的廣袤美洲殖民地。新西班牙是西班牙本土與其他殖民地的中轉站，現在仍有不少殖民時期的雙頭鷹圖像遺存。這些雙頭鷹圖像都有着殖民地工匠面對外來事物所表現出的稚嫩感，它們和歐洲紋章中的雙頭鷹形象完全不同，頭冠元素也是異形，這和上文述及的雙頭鷹圖像藏品同理。在南美洲，這些雙頭鷹圖像大多出現在宗教場所，與西班牙早期殖民傳教活動有關。從西班牙殖民活動時序來看，此階段應是雙頭鷹圖像傳播鏈的初期，處於菲律賓和西班牙之間；從圖像內容分析，此時的頭冠元素代表了君主對征服地的授權，教會元素逐漸顯現，但比重遠不及皇權。

2. 葡萄牙奧斯定會

在葡萄牙本土也有不少雙頭鷹圖像，其中一個石質浮雕位於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的恩寵聖母修道院（Convento de Nossa Senhora da Graça，圖 9）。該修道院由奧斯定會在 1543 年建立，但浮雕的製作時間要晚一些。這個奧斯定會標誌的石質浮雕紋章和澳門市政署大樓的雙頭鷹石質浮雕十分相似：除了盾面圖案，雙頭鷹雙爪握的也是日月圖案；頭冠的位置除了主教冠以外，還有一個侯爵頭冠，而教權象徵的主教冠處於高位。不同的是，這枚紋章的盾面圖案是由一枝箭穿插聖心（而非兩枝），也沒有聖杯的元素，這種樣式的奧斯定會標誌更貼近現代的奧斯定會標誌，可以推斷這個浮雕比澳門市政署大樓的浮雕年代要晚近一些，同時也驗證了此類圖像元素和組合形制的雙頭鷹圖像屬於葡萄牙的奧斯定會。有研究者認為葡萄牙宗教對雙頭鷹圖像的使用是出於宗教目的，這種現象和葡萄牙的“第五帝國”思潮有關，¹³ 相同樣式的雙頭鷹圖像在葡萄牙本土並不止一處。



圖 10. 托雷斯韋德拉什格拉薩修道院的迴廊瓷磚畫中，繪有雙頭鷹紋樣的奧斯定會標誌。（圖片來源：GualdimG. *Convento da Graça*, CC BY-SA 4.0/Cropped from original, via Wikimedia Common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nvento_da_Gra%C3%A7a_(Torres_Vedras)_4.jpg>.)

瓷磚畫是葡萄牙最具特色的藝術形式之一，在葡萄牙的一些瓷磚畫裡也有奧斯定會的雙頭鷹圖像。在托雷斯韋德拉什（Torres Vedras）的格拉薩修道院（Convento da Graça）迴廊上，完工於 1725 年的瓷磚畫就有雙頭鷹圖像（圖 10），相關研究者認為它應是奧斯定會的標誌。¹⁴ 除了格拉薩修道院，位於里斯本的法蘭西聖母教堂（Église de Notre-Dame de Penha de France）原聖器收藏室內，約製於 1660 年的瓷磚畫亦繪有含雙頭鷹圖像的奧斯定會標誌。¹⁵ 除了瓷磚畫，葡萄牙還現存一些木製的雙頭鷹圖像裝飾品。位於維拉維索薩（Vila Viçosa）的奧斯定修道院（Convento dos Agostinhos）建於 1267 年，這座由奧斯定會修士建立的修道院保存了六位布拉干薩公爵¹⁶的墓地，其天花部分就有着不少代表奧斯定會的雙頭鷹圖像裝飾品。¹⁷

縱觀這些葡萄牙本土現存的雙頭鷹圖像，可以總結出一些共同點：它們的創作時間都在十七世紀中葉或之後，也都與奧斯定會有關；在圖像元素層面，它們都是頭戴單個宗教帽飾，且雙爪握有日月的雙頭鷹形象。這種形式的雙頭鷹圖像與出現在澳門市政署大樓的雙頭鷹石質浮雕基本吻合，可見市政署大樓內的雙頭鷹石質浮雕應是來自於當時葡萄牙奧斯定會的設計，製作時間也應接近十七世紀中葉；但從奧斯定會標誌本身來看，澳門的浮雕還保留着雙

箭穿插聖心及聖杯元素，相比葡萄牙本土的單枝箭刺穿聖心的圖像，其與現代的奧斯定會標誌大相徑庭，反而更接近那些十六世紀末貿易品中所呈現的奧斯定會標誌。因此，市政署大樓內的兩個雙頭鷹石質浮雕的製作時間應早於葡萄牙本土的此類雙頭鷹圖像器物。

3. 澳門市政署大樓的石質浮雕的斷代問題

相比菲律賓和南美地區的雙頭鷹圖像，澳門市政署大樓內的雙頭鷹圖像已經褪去了代表世俗皇權的元素，出現了象徵教權的元素作為替代（如牧杖和日月），可見此時的雙頭鷹紋章圖像已經轉變為單純的宗教意象。筆者推測，這樣的轉變可能是由於葡萄牙的奧斯定會修士沿用了西班牙奧斯定會的標誌，並進行了修改。他們去掉了標誌中的國家象徵元素，改以宗教元素代之，最終呈現出前述葡萄牙本土的雙頭鷹圖像。

西班牙的雙頭鷹圖像源自神聖羅馬帝國的紋章，象徵了神聖羅馬帝國和天主教。在殖民傳教活動中，它經過新西班牙和菲律賓殖民地，出現了教權對雙頭鷹圖像的利用。至於西班牙奧斯定會修士何時把神聖羅馬帝國的雙頭鷹作為自己徽標的一部分？因為缺少資料，目前只能懸置這個問題。概之，西班牙奧斯定會把雙頭鷹圖像與宗教象徵相結合並帶到美洲、南亞和東南亞，結合前述的資料和圖像分析，可以總結出一條雙頭鷹圖像的流變鏈（圖 11）。其中，市政署大樓的石質浮雕雙頭鷹紋章應處於葡萄牙雙頭鷹圖像演變前期，晚於菲律賓的雙頭鷹圖像，屬於葡萄牙奧斯定會的標誌演變分支。

三、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解析

（一）皇冠

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除了雙頭鷹紋樣本身以外，現存唯一較完整的元素就是雙頭鷹頭上的皇冠。上文的討論已對頭冠這個元

澳門研究



圖 11. 西班牙與葡萄牙在殖民活動中產生的雙頭鷹圖像的流變鏈（圖片來源：筆者繪製提供）

素有所涉及，這節討論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時，則需要對頭冠元素進行更詳細的分析。

從正視圖來看，這個頭冠上有五瓣葉，由四個弓形拱支撐頂部寶珠，寶珠是十字或米字的造型。基於歐洲嚴格的等級制度，此樣式的頭冠僅用於代表國家或聯合組織的皇帝。通過之前對市政署大樓雙頭鷹浮雕圖像的討論可知，與葡萄牙相關的雙頭鷹圖像大多用宗教冠元素。其中一個原因是葡萄牙被西班牙吞併之後，葡萄牙成為其附屬地，在等級制度上並沒有國王或皇帝，此時的葡萄牙及相關組織並沒有權力使用自己國家的王冠圖像；¹⁸ 另一個原因和演變過程有關，上文已述，在十七世紀後的葡萄牙文化中的雙頭鷹圖像所使用的都是宗教元素，表達宗教統一世界的期望，這是雙頭鷹圖像從君權和教權的共同象徵，過渡到僅為教權象徵的結果。此外，彼時葡萄牙或其他國家的王冠也並不與聖母雪地殿聖堂內的雙頭鷹圖像的頭冠造型相同，與之比較吻合的是西班牙舊皇冠的造型。紋章的頭冠都是描繪現實中或

約定的頭冠，每個國家的頭冠不同，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造型，而此處的皇冠畫得相對準確，繪製者必然對對應的皇冠有着準確的了解和認知。

這樣的皇冠圖案不僅出現在祭衣間的雙頭鷹圖像中，也出現在前殿用於空間分隔的拱門拱券頂部的“萬福瑪利亞”（AM）壁畫圖像上方（圖 12）。在其他同類型繪畫中，通常此處會用十二星榮冠或王冠，但工匠用了具有特定文化特徵的皇冠，它與祭衣間的皇冠圖像基本一致，應是同出一系。上文已述，由於傳統中國文化中並不存在西方皇冠的意象，中國匠人往往會畫出異形的皇冠，而此處的皇冠被繪製得如此準確，可見壁畫的繪製者知道自己畫的是皇冠，且明確了解自己要繪製的皇冠樣式，即便其可能是一位中國匠人。

（二）壁畫

除了皇冠，雙頭鷹圖像本身也蘊含了一些歷史信息。在紋章學中，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是收翼的雙頭鷹形狀，也被稱為西班牙鷹。¹⁹ 西班牙鷹紋樣呈略微收翼且羽毛向下的造型，而其他的鷹紋樣或完全收翼，或呈展翅造型，也有無羽毛或羽毛向外的紋樣。從此處可以確定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並不屬於東正教與哈布斯堡王朝的雙頭鷹流變，相反，它與墨西哥、菲律賓以及葡萄牙這一流變鏈的雙頭鷹圖像形狀一致，進一步驗證了此處的雙頭鷹圖像與西葡的奧斯定會的關係。

除了壁畫圖像，濕壁畫這種繪畫形式出現在聖母雪地殿聖堂的原因也值得討論。在柯拉·尼閣老·喬瓦尼（Cola Nicola Giovanni）來到澳門之後，²⁰ 聖保祿學院開始向修士們傳授各種繪畫塑像技術。在油畫和造像更為便宜和簡便的情況下，造價更貴、技術要求更高、施工更複雜的傳統濕壁畫便沒有了生存空間。十六世紀末，澳門新建的聖保祿教堂沒有追求中世紀的壁畫傳教加裝飾的模式；十七世紀後，在澳門新建以及重建的教堂中，即便是適合濕



圖 12. 聖母雪地殿聖堂的萬福瑪利亞圖像（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壁畫的石質建築，也再沒出現如聖母雪地殿聖堂一樣完整和有體系的濕壁畫。縱觀葡萄牙及其當時的殖民地中，同樣沒有出現濕壁畫這種裝飾形式。然而，在西班牙當時的殖民地中，卻出現了不少同時期的宗教濕壁畫（圖 13、圖 14）。從濕壁畫這種繪畫裝飾手法及宗教傳教模式來說，聖母雪地殿聖堂的濕壁畫與當時澳門本地和葡萄牙文化圈的大環境邏輯不符，卻與西班牙傳教士的行事風格吻合。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它由中國工匠繪製的可能性，因為在中國本土的宗教建築中也常常以濕壁畫作為裝飾，但工匠需要有良好的宗教知識背景且能解決之前提到的皇冠問題，才能承擔這項工作。

（三）建築

聖母雪地殿聖堂是一座石質建築，從遺存的建築結構來看，有不少更新和改建之處，比如現在的唱詩台所在部分。然而，其主體建築結構部分並沒有明顯的改建痕跡，因此可以



圖 13. 菲律賓馬尼拉的聖奧斯定博物館（即聖奧斯定堂原修道院）壁畫，繪於其筒拱結構的拱頂位置。（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澳門研究



圖 14. 墨西哥的庫埃納瓦卡大教堂（Cuernavaca Cathedral）內的壁畫。此教堂和附屬修道院的修建時間能回溯到十六世紀早期，為西班牙殖民傳教活動所造。此壁畫為約十七世紀的作品，描述了 23 名從菲律賓出發的傳教士前往日本傳教，最後因為豐城秀吉的命令而殉教的事件。（圖片來源：Alejandro Linares Garcia. *Cuernavaca Cathedral*,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uralCathCV08.JPG>。）

通過其結構來討論雙頭鷹圖像載體的可能建造者。

聖母雪地殿聖堂大體呈東北西南走向，結構上並沒有使用常見的柱牆十字拱結構，而使用了筒拱結構；又用極厚的牆體提供豎向支撐，而沒有採用十七世紀已成熟的飛扶壁結構代替厚重牆體。這樣的結構更接近早期基督教小教堂，即羅曼式建築。十七世紀之後重建的澳門教堂普遍使用簡單且靈活的柱樑或柱拱結構，聖母雪地殿聖堂的筒拱結構相對笨重，且需要更多的材料和經費；而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新建的宗教建築（如聖奧斯定教堂和聖保祿教堂）都是木構樑柱結構，相比聖母雪地殿聖堂，更是建造便利且造價低廉。在東望洋山頂建造一個石質厚壁筒拱結構，意味着需要較多的人力物力：第一，石頭的開採和運輸不易，尋找合適的開採源及運送石料上山頂就需要不少的人力和財力；第二，中國建築基本使用木構，當

時的設計和建造者通曉木構樑柱結構，但不常用石質結構，在尋找適合的設計或建造人員方面也比較困難。因此，從建造風格來看，聖母雪地殿聖堂的厚壁筒拱結構有悖於大環境的邏輯，既昂貴又困難。

另一方面，大約同時期設計建造的菲律賓馬尼拉聖奧斯定堂也是石質厚牆結構，意在避免其於地震中倒塌。這樣的建造風格被研究者統稱為菲律賓地震巴羅克風格（Earthquake Baroque）。²¹ 由是觀之，聖母雪地殿聖堂的結構選擇反而更符合菲律賓同時期的建築風格，即西班牙殖民初期。

結論

通過研究與澳門相關的雙頭鷹圖像貿易品可知，雙爪持箭穿插聖心的皇冠雙頭鷹宗教圖像早在十六世紀末已經被使用，它們多出現在



圖 15. 西班牙與葡萄牙宗教殖民影響下的雙頭鷹圖像傳播流變鏈（圖片來源：筆者繪製提供）

西葡兩國的殖民貿易過程中。進一步結合相關資料可以發現，此類雙頭鷹圖像和西葡的奧斯定會有關。

通過雙頭鷹圖像流變鏈的紋章學探究，可以確定市政署大樓入口大廳牆上的雙頭鷹圖像

石質浮雕屬於葡萄牙奧斯定會標誌，相比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初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品，此類頭戴單個主教冠且雙爪握日月的雙頭鷹圖像已處於整個傳播流變鏈的尾端環節，出現了以宗教元素替代皇權元素的現象。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和西班牙奧斯定會的標誌更接近，在神聖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的西班牙帝國，雙頭鷹紋樣具有皇權和教權的雙重象徵。雙頭鷹圖像從西班牙本土通過傳教和殖民活動傳遞到美洲和南亞，其中菲律賓奧斯定會的標誌與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最相似。結合這些十五至十八世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相關的雙頭鷹圖像物件，可以總結出一條西葡殖民和宗教影響下的雙頭鷹圖像傳播流變鏈（圖 15）。也就是說，現今澳門市政署大樓的兩個石質浮雕中的雙頭鷹紋樣，應是約十七世紀葡萄牙奧斯定會所用標誌，而聖母雪地殿聖堂的祭衣間內的雙頭鷹圖像應是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西班牙奧斯定會所用標識。

通過對聖母雪地殿聖堂雙頭鷹圖像中的皇冠元素，及其載體壁畫和建築結構的分析，筆者推斷該雙頭鷹圖像應屬於一種西班牙奧斯定會所用的標誌，與當時的菲律賓奧斯定會存在聯繫。雖然聖母雪地殿聖堂的壁畫和教堂存在重建和增建的可能性，但通過皇冠雙頭鷹圖像，筆者認為可以把教堂的建造時間限定在早於 1600 年，且設計或建造者應與西班牙奧斯定會（更可能是菲律賓奧斯定會）有聯繫。如果進一步結合相關歷史背景，即 1589 年 8 月 22 日，葡萄牙奧斯定會會士在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授意下接管了澳門奧斯定會，西班牙奧斯定會會士全部撤出澳門，返回馬尼拉。²² 西班牙奧斯定會建成的恩寵聖母修道院被移交給葡萄牙奧斯定會，之後在 1591 年移至崗頂，並修建起現今的聖奧斯定教堂。考慮到聖母雪地殿聖堂的皇冠雙頭鷹圖像和西班牙奧斯定會修士有關，那麼，筆者認為可以進一步推測它的建造時間應該早於 1589 年，現今的聖母雪地殿聖堂也有可能是歷史文獻記載中的恩寵聖母修道院（注意是一座修道院而非教堂）原址，為西班牙奧斯定會修士所建。

澳門研究

附錄

1	藏品名稱	茶地結立湧花鳥模樣欄錦	6	藏品名稱	Piece
	藏品所屬機構	日本佐賀縣佐賀市徵古館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品編號	未知		藏品編號	36.90.426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資料來源	www.nabeshima.or.jp/main/736.html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223528
2	藏品名稱	Textile with crowned double headed eagles	7	藏品名稱	Chasuble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品編號	12.55.4		藏品編號	1998.368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219396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230013
3	藏品名稱	Piece	8	藏品名稱	Fragment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品所屬機構	維多利亞及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藏品編號	34.41.9		藏品編號	T.215-1910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222994		資料來源	collections.vam.ac.uk/item/O486944/fragment-unknown
4	藏品名稱	Piece	9	藏品名稱	Fragment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品所屬機構	維多利亞及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藏品編號	34.41.1		藏品編號	T.217-1910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222986		資料來源	collections.vam.ac.uk/item/O486944/fragment-unknown
5	藏品名稱	Textile with elephants, crowned double headed eagles, and flowers	10	藏品名稱	Length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品所屬機構	維多利亞及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藏品編號	40.27.2		藏品編號	T.169-1929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226463		資料來源	collections.vam.ac.uk/item/O486934/length-unknown/

11	藏品名稱	外銷黃緞地彩繡雙頭鷹花鳥紋床罩
	藏品所屬機構	中國絲綢博物館
	藏品編號	未知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資料來源	www.chinasilkmuseum.com/info_151.aspx?itemid=27771
12	藏品名稱	Jar with the emblem of the Order of Saint Augustine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品編號	2016.166.1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680974
13	藏品名稱	Dish with symbol of Order of St. Augustine
	藏品所屬機構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 (Peabody Essex Museum)
	藏品編號	AE85571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資料來源	explore-art.pem.org/object/asian-export-art/AE85571/detail
14	藏品名稱	Jar and cover
	藏品所屬機構	英國皇家收藏信託 (Royal Collection Trust)
	藏品編號	RCIN 35811
	讀取時間	2021年11月17日
	資料來源	www.rct.uk/collection/35811/jar-and-cover
15	藏品名稱	Piatto con le insegne dell'Ordine di Sant'Agostino
	藏品所屬機構	RA collection (展出地點：普拉達基金會藝術中心)
	藏品編號	展品 26
	讀取時間	2020年9月19日
	資料來源	www.fondazioneprada.org/project/the-porcelain-room/

16	藏品名稱	Pot
	藏品所屬機構	葡萄牙國立古代藝術博物館 (Museu Nacional de Arte Antiga)
	藏品編號	未知
	讀取時間	2021年11月17日
	資料來源	museudearteantiga.pt/collections/art-of-the-portuguese-discoveries/pot

2



3



澳門研究



4



5



6



7



12

註釋：

1. “炮台內的聖母雪地殿聖堂約建於1622年，祀奉雪地聖母（Nossa Senhora da Guia）。”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東望洋炮台（包括聖母雪地殿聖堂及燈塔）〉，澳門世界遺產網，www.wh.mo/cn/site/detail/25，2022年10月6日讀取。
2. 金國平、吳志良：〈澳山、東西望洋考〉，《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頁275–284。
3. 戴璐：〈澳門東望洋山聖母雪地殿壁畫年代考〉，《美術學報》，第3期（2013），頁60–68。
4. 只有教宗的牧徽可以使用三重冕這一元素，直到教宗本篤十六世用主教冠和披帶代替了三重冕。其他宗教人員使用的牧徽是通過Galero（一種闊邊的扁平帽）和流蘇數量來區分身份。
5. Bogansky, Amy Elizabeth. *Interwoven Globe: The Worldwide Textile Trade, 1500–1800*.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3.
6. Ferreira, Maria João Pacheco. "Os têxteis bordados Sino-Portugueses do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27, 2008, pp. 106–133.
7.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620–621。
8. Woodcock, Thomas, and John Martin Robinson. *The Oxford Guide to Herald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16–138.
9. 即使同為君主，除了一些邦聯體制的君主頭銜（比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君主所使用的紋章中的頭冠，基本都是使用自己的王冠。通過王冠元素的不同，可以分辨出紋章的使用者。
10. 查理五世於1519至1556年在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曾統治的地區包括奧地利、西班牙、威尼斯、西西里、低地國家、新西班牙等，其晚年在西班牙埃斯特雷馬杜拉的尤斯特修道院度過。他的紋章中沿襲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雙頭鷹紋樣。
11. 該堂由西班牙奧斯定會修士於十六世紀末在馬尼拉建立，為菲律賓的老建築之一，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12. 菲律賓馬尼拉的聖奧斯定博物館的標誌也為雙頭鷹圖像。詳情可參見館方的Facebook主頁（www.facebook.com/sanagustinmuseum/）及館方網站（museosanagustin.com）。
13. Trindade, Jaelson Bitran. "O Império dos Mil Anos e a Arte do 'Tempo Barroco': A Águia Bicéfala como Emblema da Cristandade." *Anais do Museu Paulista*, vol. 18, no. 2, 2010, pp. 11–91.
14. Carvalho, Rosário Salema de. "The Iconographic Role of Azulejo Frames." *Word & Image*, vol. 36, no. 2, 2020, pp. 135–165.
15. 相關圖像可見於法蘭西聖母教堂網頁，www.paroquiapenhafranca.com/historia，2020年9月19日讀取。
16. 布拉干薩公爵（Duque de Bragança），即創立葡萄牙布拉干薩王朝（1640至1910年）的家族之前的爵位頭銜，第八代布拉干薩公爵若昂二世於1640年12月1日推翻西班牙人的統治，被加冕為葡萄牙國王，史稱若昂四世（João IV，1640至1656年在位）。布拉干薩王朝的佩德羅四世在1821年宣佈巴西獨立，史稱巴西皇帝佩德羅一世（Pedro I do Brasil）。
17. 部分圖像可見於奧斯定修道院網頁，www.fcbraganca.pt/patrimonio/patrimonio-historico/igreja-dos-agostinhos，2020年9月19日讀取。
18. 伊比利亞聯盟（1580至1640年）因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兼任葡萄牙國王而形成。其時，兩國共用一個國王，西葡本土和殖民地各自為政，一些宗教和政務仍需菲力浦二世裁決，因此葡萄牙變相被吞併，並在這段時期失去使了自己國王頭銜和王冠的權力。
19. Monreal Casamayor, Manuel. "De Sermone Heráldico II: El Águila." *Emblemata*, no. 12, 2006, pp. 289–329.
20. 梁光澤：〈早期油畫的分期和發展脈絡——中國油畫史溯源之二〉，《嶺南文史》，第1期（2000），頁40–45；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207–1210。
21. "Baroque Philippine Churches: World Heritage Site." *Encyclopedia of Modern Asia*, edited by Karen Christensen and David Levinson, Charles Scribner & Sons, 2002, pp. 443–443; Villalon, Augusto Fabella. "Baroque Churches of the Philippines." *The Unesco Courier*, vol. 49, no. 11, 1996, p. 44.
22.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620–621。